

城市表情

人在途中 ● 艾海柱

向自己宣战

有一个朋友，因抽烟喝酒导致肺部严重感染，住了半年院后落了个后遗症，每天晚上躺下就会剧烈地咳嗽，咳嗽声让整栋楼的人都能听到，而只有半躺在床上才能止住；可是，这个朋友烟照抽，酒照喝，谁也劝不了。还有这样放纵自己、不爱惜身体的人，我感到震惊莫名。

回想到自己，工作一旦忙乱起来，就容易放纵自己，随波逐流，从而沾染这个社会的许多不良习气，变得浮躁而不快乐。究其根本，其实也是退化、放纵自己的欲望，自己被自己打败，自己把自己的欲望打败，沦为欲望的奴隶。曾经流行一条短信很形象地表达了我的感受：“不去不去又去了，不喝不喝又喝了，不行不行又行了，不多不多回家了，回家回家挨骂了，骂着骂着睡着了，早晨起来后悔了，晚上一叫又去了……”

生活的许多场景就像喝酒，身不由己，随波逐流，面对名利权钱，每个人就像搭乘了社会这列大火车，自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，听任社会和欲望把自己摆布，最后变得面目全非，自己认不出自己了。而从内心深处，人人都不愿意这样，可是，欲望总是拽着你的胳膊，让你从范。

向自己宣战，挑战自己的什么呢？是欲望。向自己宣战就是向欲望挑战。有时候想想，人就是一个欲望的化身。我们的身，我们的心，完全被欲望所奴役，所左右；我们成了欲望的奴隶。马克思说，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，我看，人其实就是灵和欲的结合。



有些人，欲望控制了心灵，他彻头彻尾就是一团欲望。向自己宣战，就是要让自己的灵魂控制欲望，主宰欲望，向欲望挑战就是要做欲望的主人，做心灵的主人。

向自己宣战，向欲望挑战，有两个方便法门。一是坚

定信念。只有如此，才能心生智慧，持之以恒。2009年，我吃了一年的素食，不仅治好了多年不愈的胃病，人生境界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；那一年，我吃什么都香甜，穿什么都舒适，看什么都顺眼，往哪里都心安。挑战欲望就是要坚定信念，对于邪恶的欲望，一定要彻底清除；对于超越自己能力的欲望，一定要严格控制；而即使除去这两类，那些没有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欲望，也不能泛滥，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太多的欲望让人迷惘和困惑。专心专意做好自己的本职，不盲目地贪多求大，才是正道。二是身体力行。王阳明说：良知必能行。我们知而不行，因为没有真正掌握洞悉天地大道的智慧；有大智慧，大情怀才能塑造人生的大和谐和大境界。

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战胜自己才能赢得这个世界；从现在开始，向自己宣战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徐姐说她爱人老叶是一位没有文化的粗人。她一句“唉，这辈子的鸡窝鸡窝，嫁狗随狗了”让人不置可否。俩人是外地人，想当年缘于叶家拿不出钱，他就携徐姐私奔了出来。近20年里，足迹踏遍了东南西北中。仅仅凭借着出卖劳动力，他们自然也是没攒够徐家当地娶亲的标准资金。难得听见老叶发一次脾气，倒是徐姐曾冒了这么一句：“要是我不爱他的话，我俩还真不用去办理离婚手续什么的。”当然是笑眯眯地在说。一旁的老叶急急补了一句：“你还真别这么子讲，如今我赚的这些钱除了娶不起你外，足够找上一位身边的小妹你信不信？”这下子可是了得，徐姐如糍粑黏了上去，直到老叶求饶她才“咯咯咯”地喘气不止。

前一段时间，我常赶稿至凌晨4时多。这时，老叶和徐姐正是起床的时间。为了不影响到左右舍休息，俩人蹑手蹑脚地蹬着一辆人力三轮车，要行一个来小时的路程去城郊乡镇一带进些新鲜蔬菜贩到市区里卖，每天赚上十几二十来元钱，除

世相百态 ●

红绿灯作证

钟志红

了房租、水电、生活支出外，月存上二三百元钱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是比做临工收入少，可毕竟体力不如从前，年龄不饶人啊！

从城区的这一截路，总是会老叶主动充当主力队员，从未让她染脚一次。他卖命地蹬车，对徐姐说是男人体力好，蹬得快，这样好赶早能进些更新鲜的蔬菜卖个好价。其实也只有徐姐对此心知肚明，要不会出了城后，他偶尔会让她蹬上一会儿的。而且返回的时候也大多如此，只要进城的那截路她休想出一丁点体力。

一般而言，卖完菜大多10点多钟了，这时俩人会回到屋里煮上两碗面圆吞下，然后睡上一阵就去街上溜达几圈。其目的一方面是了解一下几个菜市场的行情，再一方面能够买上些散市的便宜菜权当晚餐，这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事。依他们的思维是“上午为了生活赚钱，下午是赚了为了生活”。两口子一天就吃两顿饭，大概每天生活费也不会超过5元钱吧。

那天中午，我在上班必经的路口见着他俩。过人行横道时，老叶牵着徐姐走在有对方车驶来的一向，徐姐是走在被红灯挡住的这一边。记得我有一次无意问及原委，老叶“嘿嘿”两声发了动静，还是徐姐快言快语：“他一直都认为我脑袋笨、反应能力差，说在城里车子多，说现在的司机撞了人说出些钱就了事。就这样，只要我跟着他一块儿出门，他老是走更容易被车撞的位置。”

其实，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自己，我也在书上看见过大同小异的文字，不过，还真没想到会亲眼见为实，特别是能发生在一个“没有文化的粗人”身上。通过这么一件事，我几天都在工作的写字间的窗台发呆，望着楼下许许多多过红绿灯那不同年龄层次的情侣们，无论他们如何地亲昵状，我似乎都能很自信地判断出谁爱谁多一些……

请客

邵火焰

教学之余我喜欢搞搞写作，不时有些豆腐块文章见诸报刊。每当有样刊样报寄来或是稿费寄来时，办公室里就会响起一片祝贺声。尤其是我们语文教研组长马老师，经常在办公室当着我的面夸奖我，说我不起，是作家型语文老师，号召全体语文老师要向我学习；同事们也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都不再叫我邵老师，而改称我为邵作家。我听了心里当然很高兴，我平时默默无闻的写作，总算有人认同、赞扬和羡慕了。我自感在学校老师心目中，我大小应该算个人物。

今天，我写的一篇散文在《教师博览》杂志上发表了，并且随样刊一起寄来了500元稿费。而以前虽说也经常有稿费来，但都是20元、30元，最多100元，这次一下来500元，破了纪录了。同事们在祝贺恭喜我的同时，都说我是我们学校的骄傲，要我请客。我很大方地答应了。我说：“好吧，中午就在龙腾酒楼，我请大家吃饭。”我转向马老师说：“我现在就去订座，下班后，就请马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去。”

马老师说：“OK，我们一定要去捧我们大作家的场。”

万家灯火 ● 母亲的生日

谢祺相

都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，此话一点不假。我都记不得跑了多少次人才市场，投送多少份简历，总算有一家公司通知我去面试。这家公司招聘职位跟我的专业对口，而且薪酬待遇也很不错，因此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。

面试那天，去了有十几个人，我沉着冷静，发挥还算不错，过了人事主管那关，最后同其他三位应聘者一道接受总经理的亲自面试。说实话，另外三个人也都很优秀，我在心中暗暗祈祷，希望上天垂怜，让我能够脱颖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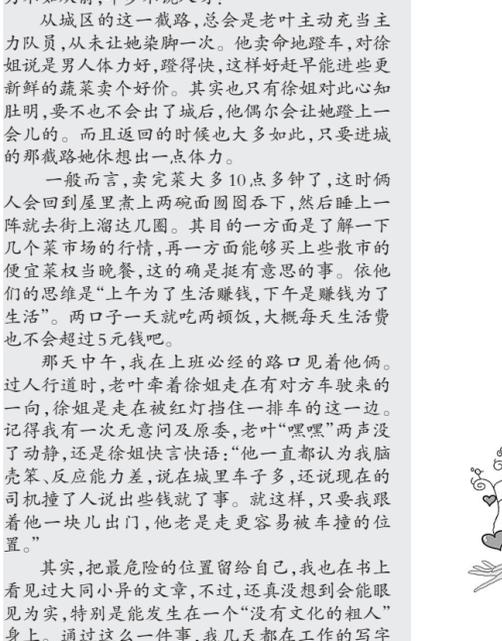
总经理大致介绍了一下公司的情况，然后笑眯眯地同我们拉家常，问起我们的家庭情况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回答，害怕哪一句话说得不好，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。聊着聊着，总经理顺口问我们记不记得自己母亲的生日是

哪一天。另外三位想了一下，都相继摇了摇头。轮到我时，心里非常着急，母亲生日我是有印象的，还给她买了一束花，但具体日期实在想不起来。就在我也要摇头的时候，看到总经理眼睛里面充满了期待，于是，我随口说出，我记得母亲的生日，是10月16日。

第二天，接到公司通知，让我去上班，到了公司，才知道最终只录取我一个人。我在心中暗暗庆幸，幸亏当时灵机一动，才获得这个难得的岗位。接下来我努力工作，好好表现，渐渐获得领导认可，并且跟同事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到此时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总算站稳了脚跟。

有一天下班回家，我看到桌上放着一束鲜花，而母亲在一旁正等着我，她说这是我们公司送来的，还说祝她生日快乐，问我是

花季雨季 ●



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请不要只爱我的容貌。

容貌总有老去的那一天，再美好的容颜也总有红颜迟暮的那

如果真的爱我

苗君甫

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请不要频频对我讲述你们俩的过往。我知道，过去的时光，是你生命中最旖旎的景色，而她悄然逝去，是你此生最惨烈的伤痛，我感激她在我之前，真心地对待你，但你们之间的那些细节，我还是不想知晓。

人到中年，谁的心里没有一道伤疤，谁的心里没有一个不能言说的伤，我已经把她的伤痛贴封条，永不打开，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地来爱你，我也希望你也可以这样对待我。因为爱，从来都是对等的。

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请不要用别人的规则来要求我。她曾经跟你说介意你的小毛病，她曾经说可以为你放弃自己的专业，她曾经说她这辈子可以只为你而活，但我不是她，我不会用她的要求来要求自己，也请你不要用的标准来要求我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人，我们相同的只是都这么爱你。

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让我们

的爱情是纯粹的，和别人无关，和世俗无碍。因为纯粹的爱才能走得更为持久，两个人的爱情才能更加动人而美妙。

城市空间 ●



个老师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向卫生间走来。

我听到有个老师说：“邵作家真了不起，发表了那么多文章！”

这时只听马老师说：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天下文章一大抄，你以为那都是他写的啊，告诉你吧，我敢打赌，他的文章大部分是抄袭的。现在想写什么文章还不容易，只要百度一搜索，改头换面一下，就变成自己的了。”

马上有人附和：“是啊，就凭他那中师毕业的水平，怎么也写不出那些文字。”

……

我蹲在那儿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幸好卫生间是一格一格封闭式的……

走出卫生间，我一下茫然了：这客请还是不清？我一时没了主意。

即使并没有明显可见的工作压力，除了奥巴马那位理发师声称，他的头发正在逐步变成灰白之外，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那些曾经被证明过的“常规程序”以帮助应付。除了他每天必需的至少90分钟的高强度锻炼，奥巴马又旧病复发，开始偷偷吸烟。由于他曾多次承诺，他将不会打破在白官生效的吸烟禁令，奥巴马侧面回避了记者的问题。2009年2月，在接受CNN的安德森库珀采访时，被问到他就任总统后是否吸过香烟，巴克表示，他没有“在这些场合”吸过，然后羞涩地笑了。

到了2009年夏天，奥巴马总统实际上已经开始利用任何他可能离开白宫的机会吸烟——在旅行途中或在戴维营——并依靠秘密保安特工帮他遮掩。米歇尔很高兴，丈夫至少遵守了他不在白宫内吸烟的承诺，因此，每当有人问她的丈夫是否戒除成功戒烟，还是会犹犹豫豫地竖起大拇指表示认可。他们一位在芝加哥的老相识介绍说：“对于他不在女儿周围吸烟留个坏榜样这件事，就让米歇尔很高兴。”



抛开个人的这些弱点以外，第一个黑人美国第一家庭似乎太完美了，几乎连他们最忠实的朋友也不能完全理解。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奥巴马的自由哲学，他们有时值得怀疑的过往渊源，挥之不去的芝加哥政治，他的经验或之经验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他的家庭似乎明确地反映了一个美国理想的家庭。

像富兰克林·罗斯福那样——罗氏曾带领整个国家度过了萧条和战争的非凡岁月——奥巴马则被要求，去搞定一个接一个的危机。没有人可以独自完成这样的使命。罗斯福有埃莉诺，而奥巴马有米歇尔。

其中一人牢牢植根于芝加哥南部社区，而另一个却几乎毫无根基。一个人知道团结紧密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安全，而另一个却被父亲遗弃，而又很少能见到母亲。一个尽量远离政治，而另一个早在年轻时就开始了获取政治权力之旅，而

不是高高在上，像帝王般那样堂皇。他们曾经处理过一次威胁到他们婚姻的紧张局势；他们一直在设法解决财政问题，已过了40岁却还负债累累；他们有对对不孕的烦恼，也面临过可能夺取襁褓中的女儿生命的紧急医疗情况。他们对女儿的孩提时代感到高兴，但是对她们的长大成人后将继承的那个世界，还充满担忧。

奥巴马和米歇尔已充分证明自己的非凡出众：作为男人和女人，作为丈夫和妻子，作为父亲和母亲。但是，也正是这些事，使他们是如此平易近人，如此人性，以至于从他们身上，我们仿佛认出了我们自己——即使只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。那极为短暂的一瞬。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们的婚姻，都是一桩典型的美国婚姻。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31

连载

“有，家里的座机和手机，刘玉玲的户籍上都有。”

“你是不是还有刘满德和洋老婆的合影？”

“对啊？”

“哈哈，这就好办！”老方笑道，“明天可得麻烦你和Tina出来加班了。”

晚上10点，燕子从国贸地库把车开出来。

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燕子接到老方的确认短信：“刘满德不在北京，最近也不会回来。明天的行动按计划进行。”

这是燕子第三次参加实地行动。第一次在斐济，第二次在万远，这次在北京。

和上次一样，她没向Steve请示。来不及请示，也没什么好请示的，反正她已经和老谭承诺过，做完了这个项目，她就要回美国去了。

燕子走出电梯，打开家门，拧亮了灯。

燕子缓缓转身，正要关门。楼道里却突然闪出一个人。燕子心中一惊，定睛一看，是高翔矫健的身躯。

“是你？”

“是，燕子，我……”高翔低垂了目光，仿佛有很多话，却说不出。燕子心中突然不安起来，忙说：“已经很晚了。我要睡了。”

“燕！给我五分钟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！我……我在楼下等了一晚上。”高翔抬手拉住燕子的胳膊。

燕子的心脏狂跳起来。她低头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”话音未落，燕子眼中已然充满泪水。

高翔再也不说什么，一把抱住燕子。顷刻之间，高翔胸前的衬衫湿透了。燕子用最后一丝力气，搂住高翔的头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你怎么让我等了这么多年……”

在清晨的晨光中，燕子醒过来。枕头分外舒适，床单柔软而光滑。晨曦躲在窗帘的缝隙里，仿佛害羞的小孩子，在偷偷往屋子里看。大床的另一半却空着。一张字条，静静地躺在枕边：

亲爱的燕：
对不起，请你忘了我，努力幸福地生活下去。

一个一直爱你却又不配爱你的人

燕子跳下床，一把拉开窗帘。白光猛然跌在地板上，化作微薄的一摊。

五个小时之前。

高翔笔直地站立在会议室的正中央。

四个身穿警服的男子，分立在会议室两侧。

在会议室的正前方，端坐着另一个穿警服的男子。他五十出头，腰板笔直，表情威严。

“你还有脸来见我！不是你拍着胸脯，说你决不会顾及儿女私情，一

定能完成任务？”

“请求组织处分我！”

高翔面无表情，双目直视前方。自从那一夜，当他看见燕子含泪的醉眼，他就知道，这任务他完成不了。

“处分你？处分你能挽回损失吗？”正襟危坐的男人拍案而起，“你的草率行动，已经打草惊蛇了！刘满德已经跑回香港了，叶永福也正在做逃跑计划，而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整盘计划眼看就要落空了！你让我怎么和上级领导交代？你让我怎么和香港廉政公署的人解释？让他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讯局的笑话吗？”

高翔沉默不语。如果时光倒转，他还会再做一遍。

“王局，我倒觉得未必全是因为高翔打草惊蛇。”胖子插嘴道，“老高找人去万远捞捞谢春燕，是周二的事情。但据我们的线人说，刘满德昨天才去香港，而叶永福也是今天上午向银行预约了明天提取巨款，有准备逃跑的迹象。所以我看，就在周二和昨天之前，他们又从别的渠道得到了消息。”

“强词夺理！不管叶永福到底为什么逃跑，高翔的鲁莽行动肯定已经惊动了对方。不论导致什么后果，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，都是绝对不可原谅的！现在上级领导下了命令，让我们放弃原先的计划，抓捕叶永福。但即便明天就行动，叶永福也已经有所准备，这对我们，就意味着更大的困难和更多的危险！”也就增加了

流血和牺牲的可能性！”

“王局！请组织派我参加明晚的行动！”

他要消失。彻底在她生命中消失。他没资格留在她身边。他的存在只会夺走她的一切！”

“你？你什么行动也不能参加！先把你的枪和警徽交出来！”

“我了解万远的情况，你就让我参加明晚的行动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就给我一个将功赎过的机会吧！”

高翔剑眉倒竖，双目发出灼灼的光。

那目光正穿透会议室坚实的墙壁，越过沉睡的北京城，最后一次投向那三层的窗。在之前的一个多月里，他每晚都在那窗下，向着它凝视。

就像八年前。他坐在二手雪弗莱里，仰头看着那扇窗。等着她上楼，那房间的灯光亮起来。



巧谈诱饵

都市里的人们，对星期天又爱又恨，仿佛面对即将分手的情人，幸福眼看就留不住了。但刘太太没这种感觉。对她来说，每天都是一样的。

以前，她女儿还在北京的时候，周末多少还是有些不同。如今女儿去了美国，家里就只剩她和保姆。礼拜天也就不再有区别。

20